

边走边唱

穿东门，过郊边人家，至横溪，转坑口，船行如叶，青山泼墨，天空与水拉开序幕。时光回环里，我看见对面一只相反方向的木船，我趴在窗舷，而嵩口，裹挟一个时代，从远到近。

不管是有风还是无风，下雨还是不下雨，一年365天还是366天，下午3时50分，蒸汽冲破阀门，汽笛刺透尘烟，响彻嵩口氨厂的每个角落，在静止的下午划出分水岭，交接班即将开始。

对于坐木船的我，交接班意味着送饭。无论大夜班、小夜班、白班，父母总有一个在岗位。家到厂区，是由无数条分割线连接的水泥路，我提着饭篮，在分割线间跳跃一个人的跨步，一格六步，掠过路边的紫萼花、蝴蝶月、木尾兮。冲坡时，黄澄澄的明兰花海一层一层垂下，我飞起来。

绿色厂门永远巍峨地屹立，鲜艳有力，那抹绿意无数次地涌入眼帘，令我奔赴。高高的烟囱耸立，吞云吐雾，睥睨脚下。父亲常常等在门口，让我早些回去吃饭。母亲在高炉前，全身包裹，只能从仅能看到的眼神辨认。

送饭固然磨人，如果在厂区旁的职工之家买一支奶油冰棒，能香甜一整天。乳白色的汁液慢慢滑入，融化了所有的感官。职工之家也有滑冰场、旋转舞厅、地下食堂。夜幕低垂，小镇沉入黑色的海洋，氨厂的旋转舞厅霓虹四射，仿佛在无边波涛里漂浮的明珠，绚烂了20世纪80年代的天空。每当我远远望见，它散发的光芒璀璨、逃离，代表了一种对遥不可知的未来的期待或彷徨。

命运或许在悄悄改变，未来也许已经徐

看见嵩口

●兰茶英

徐铺展，只是我一无所知。我开始踏上求学之路，往返于清流与嵩口。水路费用便宜，班次固定，成为大众的选择。从氨厂到码头，要经过街道、桥、上坪、电站，父亲没上班，就骑自行车载我去。碰上圩日，人来人往，马路拥堵，父亲的自行车左挪右闪，像一只鱼在夹缝里穿梭，却依然安稳如常。此时，所有的嘈杂声依旧，心底却更加路实。

自行车过桥，到上坪，这里有一段上坡。我低声问是否要下来，父亲说不用。确实，车速并没有一丝减缓，自行车如履平地。

码头挤满了人，大部分是学生和送行的父母。大家翘首以盼，共同望向水天一际。一个圆点晃动，一角檐牙半隐，直至山的屏风后转出一只两层木船。人群开始骚动，准备抢位置，母亲送我的话，概不落下。母亲身形较小，无法获知她从哪里获得比她的形体大十倍的力量，在人的洪潮中奋力向前，登上二楼，放下包裹，从窗户向我招手。我顺从地坐了上去，默无声息。

旷谷的风生起，静山低吟，水垠如雪。我趴在窗舷，一只相反方向的游船从身边掠过。我仿佛看见游船上的另一个我向我微笑，我想问她什么，船渐行渐远。

回家还会送饭。那一个人跨步的小姑娘，从一格六步，进步到五步、四步，然后倏然而止。路边的花草一样茂盛。上坪的长坡，父亲不再如履平地，开始要微屈后背，费力踩蹬，他仍然不让我下车，长坡走完，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

开始会去找同学龙梅。龙梅家住老街，每逢圩日，她的摊位忙碌起来，我帮忙包扁肉，龙梅妈妈总说肉少了少了。她家的扁肉，肉多皮薄，撒上葱花、香油，咬着脆弹Q爽。隔壁摊位卖兜汤，远近闻名，肉质滑嫩，汤感醇厚，浇些秘制调鲜，又别有风味。草棵包、玉米丝、玲珑冻，各种款式、颜值纷纷上线。市场的热闹从天刚蒙蒙亮开场，暮色落下，热闹后的疲惫陆陆续续收场。

驾楼的人走了，毒楼的人也走了，氨厂改制，职工越来越少，家里变故接连，生活变得艰难，母亲也到外面做临工。而在同一年，一场水灾把老街夷为平地，市场坍塌，龙梅失去家园。整片老街，尽是废墟，狼藉一地。这已经是老街的第四次灾难。

上坪的长坡，父亲已经载不动我，终于答应让我下车走路。为了节省时间学习，最后一个学期，我没有再回嵩口。龙梅和她的邻居们一砖一瓦积累，重建家园。

当我从大学回来，氨厂已不存在。职工之家有些破败，旋转舞厅的霓虹灯也哑然无光，曾经的荣光似乎荡然无存。嵩口作为工业时代的经历者，慢慢从辉煌中退出。但只是似乎，从未消失，真实发生的永不消亡，只是随着尘土埋入时间的历史。那些逝去的岁月，日常的烟火，陪伴的爱，苦难中的奋斗，镌刻到我的每一块骨髓里，塑造我、我们这一代，及下一代。

水乡沧龙的荷花盛开，薰衣草、格桑花漫山遍野。退去氨厂的浓烟，作为新生代的嵩口，正悄悄蜕变。

2024年7月15日，我随采风团坐游船到嵩口，水路遇坐木船的女孩，她想问我：我要怎样成为你？我会成为怎么样的你？我微笑，船已远。

而我想告诉她，经历你所经历的，最后微笑。

我，龙梅及老街、及嵩口，不都这样么？

乡愁密码

“李老师，以后我可以去灵台山看看么？”

“可以，我家就在那山脚下。”

……

至今，我都记得在三明师范书画室里，帮书法老师李勋祥老师用投影仪放大“回头是岸”四个字的场景，当年，我才18岁。这四个大字，就刻在灵台山山门正面的门楣上。

我对长校的记忆始于灵台山。虽然，那时我未到过长校，更未去过灵台山，但是在那一刻，灵台山便深深地印进脑海里。

灵台山

第一次去长校，是2001年的暑假。

那时，我在永安市槐南镇当小学教师，正和许多心怀梦想的青年教师一起办安贞曲文学社。作为组织者，我一心想把文学社做好，让更多的梦想飞向远方。带着这样的愿望，我从山村出发，到永安报社，再到三明日报社，在三明日报社编辑的推荐下再到清流、宁化等地走访交流。一路寻师访友，也借机去了一趟长校。

去长校前，李老师不仅帮忙联系了灵台山圆通寺住持满明师父，而且让我带着他的书法作品作为凭证。我到灵台山后，得到了满明师父的热情接待，他带我参观灵台山，讲述灵台山的人文历史，介绍灵台山的发展计划，还给我讲解了许多佛教知识。

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寺庙，也是第一次比较多地了解佛教知识。虽然当时是懵懂的，但是灵台山深厚的人文历史、静美的自然风光，让我流连忘返。清晨，云雾缭绕的灵台山静谧而有灵气，行走在茂密的森林，不仅能听见鸟的鸣叫，更能听见山风的窃窃私语，听见心灵的翕动。

多年后，因为工作原因，又陆陆续续

去了几次。才知道，灵台山是长校镇最出名的地方，与武夷山、冠豸山合称“南秀、北夷、灵台心”。

灵台山形似观音坐莲，“一山藏五寺”，是闽西北最大的佛教寺庙群，有建于宋末元初的福源寺、明宪宗八年创建的翠峰寺，以及圆通寺、醉峰寺，还有室外最高的定光古佛铜像…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客家人的朝圣之地。

拔龙

长校，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。2008年被国家文化部评定为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。镇里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，其中“长校拔龙”“长校十番锣鼓”“长校打锡工艺”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在众多非遗项目中，我最喜欢的是有800多年历史的长校拔龙。

第一次知道长校拔龙，是一年春节与李老师通电话，他告诉我，他正在长村村东嶂的山顶九峰寨拔龙。在电话里，就听到了热闹非凡的欢呼声、锣鼓声，那人山人海、热烈的气氛似乎要从手机里蹦出来。

据介绍，长校拔龙源于村民要把山上的龙气拔下来，让长校更加平安吉祥、兴旺发达。

活动一般选在正月元宵节前，具体时间则择吉日而定。日期确定后，在大街

上张贴红榜昭示村民，让大家踊跃出队。拔龙活动分两日进行，一日在东嶂的九峰寨，次日在西面的乌石岗，如果当年的风水利于西面，则先西后东。

长校拔龙的龙灯，是用长1.5米左右的木板拼接而成，其连接处用二尺长的茶树棍儿插入木板与木板之间。龙灯由各家各户自行在家中绘制，村民们会尽心尽力把它描画得艳丽赏目。龙头、龙尾则用竹篾扎好，贴上白纸绘画成龙的模样，内置灯烛，威武雄壮。龙头、龙尾、虎头牌、铜锣等出祠后，便直奔上山。

在山上祭祀结束后，由虎头牌开路，十番锣鼓紧随其后，龙灯便开始从山顶逶迤而下，在崎岖的山路上，龙灯蜿蜒而行，场面蔚为壮观。

高潮是在晚上。村民们吃完晚饭，抬着龙灯在村里巡游一圈后，龙头在南门便转进了小巷，沿街观灯的人们齐声欢呼：“拔呀，拔呀……”拔龙的青年个个振奋不已，弯腰曲背，叉开双腿，一起吆喝着：“一二三，拔呀……”奋力拔起龙来。忽而龙头前进飞奔，忽而龙尾抢回过来……你来我往，许多龙灯板被拔断了。不一会儿，断了的龙灯板被拆掉，把好的重新接起来，继续拔龙，一直闹到深夜时分，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拆灯回家。

春，一年之首；龙，变化祥瑞的神灵。在长校的春节，龙在山上山下奔跑着，在人们的争抢中走街串巷，激活了灵气，激发了斗志，让整个村庄、整个长校充满了

草木物语

芒萁

●王永建

此，芒的需求量很大。

上山割芒的大多数是农家妇人。芒开禁时，母亲早早地携带上双头尖尖、光滑油亮的杉木芒担，腰系上木匣装上割刀，踏着湿漉漉的晨露，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山割芒萁。芒属蕨类，割芒时会有芒粉飞扬，呛入鼻腔，令人鼻孔发痒。母亲会用一块布绑在耳上遮住口鼻，一手按着一把翠绿的芒萁，一手挥割刀，芒萁便被割下。母亲将割倒的芒萁放置在空旷的开阔地，排列整

齐，任凭阳光暴晒干，晒干后的芒萁蓬

蓬松松，又轻又易燃。割完一片芒萁后，母亲拿起钩绳走向了几日前割下的已晒干的芒萁，将芒萁一簇又一簇地双头对垒，聚集在钩绳上，双膝朝钩绳的两边压下，将绳索拉紧再放松。此时，母亲会停下手中的捆绑动作，拿起割刀朝一小灌木的树杈砍去，削去树杈上的侧枝，将它插入芒萁推入的钩索旁，再压紧芒萁垛，绳子顺着钩索绕住树杈，压牢芒萁。母亲在芒萁垛上系了活扣，

心灵花园

放低身段

●涂智靖

命。

这一次，我们清晨5点半从家里出发，8点40分，车子到了目的地，在一处叫青龙溪水电站的地方，一行四人开始了峡谷穿越之旅。

入山前，水电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叫住了我们，有心劝停我们的脚步，还记下了我们进山的人数，估计之前有驴友出事的消息让他们添了些警惕。

我们从半山腰一处山涧口沿涧垂直下到谷底。谷底宽阔，乱石密布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，很是吸引眼球。这里流水蜿蜒、清澈，鱼翔浅底。沿河水潭迥然不同，或是五彩，或是深绿，同样令我们惊呼壮美。两岸高山耸立，林木茂密，基本是墨绿的阔叶林。岩壁上附着的各种兰草，诱惑我们拿起手机一阵狂拍。兰草种类很多，有齿瓣石豆兰、密花石豆兰、大序隔距兰、广东异形兰、流苏贝母兰等等，其中大序隔距兰生境别具一格，寄生在树干、或树头上，独领风骚。此时，兰花绽放，兰香四溢，沁入心脾。

我们或在乱石阵中跳跃前行，或贴

壁小心迈进，遇到过不了的悬崖断壁，就绕壁上山迂回穿行。我久没锻炼，生疏了手脚，同行的老温是第一次见我进山的，很负责看护我的安全，不时贴心提醒：“走路不拍景、拍景不走路。”“要时时看一眼前面，看前面的人是从哪里通过。”“河滩的石头要踩稳，踩石头的中间部位。”“过岩壁一定要放低身段，该蹲下去、该坐下去就坐下去。”遇到一些高坎下不去，他会站在底下说：“扶在我肩膀，你放心下来。”

确实，一些路滑、陡险的地方，你不放低身段，不把重心移到脚上，尽量贴地，你很难安全过去。有时一个大意，不是一个趔趄，就是一个大屁股墩，弄不好就是一个事故。撑着老温的肩膀下坎，暖心又安全。他说：“一起来，就要一起安全出去。”

日常工作生活不也像这户外行走么？该放低身段时你就不能高高在上，该借梯过路的就不要自行攀越，该借力发挥的就没必要负重前行，该迂回绕行的

祥和之气。

尖嘴绣花鞋

走在长校的街上，我曾经一直寻找一位穿着尖嘴绣花鞋、红色大襟衫，梳着长髻的姑娘。或许她在巷子的拐角处，或许她在静静的小院里，或许她在清澈的小溪边……

独特的长校客家服饰，源于宋朝在此奠基的客家先民李氏家族，以中原汉民服饰为基调，吸收了清流畬族服饰艳丽的缙边刺绣装饰特色。整体上看，发髻、黑罗帕、手镯、大襟衫、七分大裆裤、客家水裤、尖嘴绣花鞋，是长校女性客家服饰的标配。

尖嘴绣花鞋最吸引眼球。鲜红的绣花鞋帮，尖而翘的鞋嘴，犹如一只驶向远方的尖头小船。做一双这样精美的鞋子，要花五六天时间，鞋底大多是姑娘婚前自制的，是用碎布片一层层贴起来，再一步步打线制成的。听完介绍，我不禁想起这样的场景：那娇羞的姑娘，在大婚的那一天穿着绣花鞋跨过火盆，一步一步地远去……

折成三叠的肥大衣裤，则既是装饰又能装钱袋。其衣袖很短，需配一截小袖子。小袖子一尺长，用黑布镶绿边，平时用针别在大袖口上，可随时拆下、洗换。这应是哪个勤劳、聪慧的家庭主妇想出来的吧？这样，她可以将衣袖拆下来，大胆用力地干活，闲的时候可以装回去做装饰、当钱袋，多好呀！

看着鲜艳动人的长校客家服饰，我便想起母亲。她虽然不是客人，但也像客家妇女一样勤劳、智慧，总会变着法子裁衣、做饭……里里外外地操持着家务，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盛夏时节，走在长校的大街上，想起母亲的勤劳与智慧，想起二十多年前的梦想……亲切之感，油然而生。

朝芒萁垛一头扎入芒担，顶起一头芒萁垛，再朝另一头芒萁垛扎去，然后肩挑芒萁一步步地朝家的方向奔去。

记得我曾随母亲爬山过岭割芒，不小心割伤了一个小指头，沁出了血珠，母亲叫我将手指朝太阳的方向举起，抓起了一根芒，撺下带有毛茸茸的芒尾，捏成一小团，朝我的小指头伤处敷去，立马止了血。

芒萁的生命力顽强，四季常青，割了一茬，翌年又旺盛地长了一茬，是绿水青山中的源源不断的燃烧原材料。后来，农村也使用电、液化气等能源煮饭菜，割芒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

可以说，母亲这一代农村女性，与芒萁何其相似，她们平凡、奉献、生命力极其顽强。而我们这一代，正是被如芒萁一样的母亲喂养长大。

就不要强行通过，否则吃亏的还是自己。

刚开始时，路遇美景，不时还拍照留影，很快，初入峡谷时的新鲜感被各种状况覆盖。有时脚下一松，险些崴了脚；有时脚底一滑，差点落水；再不然就是没跟上节奏，找不到前面的人前面的路，很快就气喘起来。后来，两脚肌肉开始生疼，准备罢工。虽然伙伴们说：“要按自己的节奏来，前面的人会停下来等你。”可是走在前面的他们，早已休息好，拍足了风光，赏足了美景，等我们靠近时，他们又出发了。唉，我只有一路匆匆。

找了个空地坐下，顺便把午餐给安排了，算是给脚一个休息。休息后一行人继续上路。终究是陌生路线，地形不熟，也因我的脚出了状况，拉了队伍后腿，不宜再深入。考虑到安全，大家还是决定早点寻个出山的路线。

经一番评估，选择就近上山。一路披荆斩棘，拉藤拽树，当站在山边一条土路上，知可安全下山了，大家才放下悬着的心。探身望脚下的峡谷，坡度接近垂直，海拔高差400多米。一路向下，回到停车处，山中停留已8个小时。

都说无限风光在险峰，林中深处确有美景，只不过这个过程你得百般付出。当站在终点一览众山小时，你才觉得不虚此行。来到大自然，可欣赏旖旎风光，吐纳富氧离子，同时也能感悟不少人生哲理，“放低身段”，是此行最大的感受。